

曹杨新村位列建筑遗产  
工人聚落保护需要关注

据光明日报 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的“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在北京公布。民族文化宫、天津劝业场、上海外滩建筑群、厦门大学旧址等98个项目入选。在上海入选的12处建筑中,曹杨新村的人选让人眼前一亮。

曹杨新村始建于1951年,是建国后兴建的第一个人民新村,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意义,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陆续在此安家落户。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表示,工业建筑也能代表城市遗产,居住建筑群恰恰能反映当时的产业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专家看来,因为产业发展使得工人聚集,因为工人聚集从而出现居住建筑群落,曹杨新村无疑能代表那个时代。

点评

工业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为工厂带来的不只是产业本身,还有大量工人。工人在工厂周边聚居,形成聚落乃至社区,教育、医疗、商业等设施也随之出现,城市由此扩大。即便日后工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搬迁或改建,原有的社区也很难消失。

过去,国营大型工厂往往配建生活区,生活区内各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小城市”。不同企业的生活区组合在一起,城区也由此形成。对于很多工业城市而言,工人宿舍区背后不仅是工业,更是城市史。

在当下的工业遗产保护中,许多地方重视保护厂房等生产建筑,忽视了对工人生活建筑的保护。工业遗址空有厂房却无宿舍,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诚然,许多老旧宿舍区居住条件不佳,那么在都市现代化过程中,在保护有保留价值的宿舍区建筑同时,也应当尽可能改善居住者的生活条件。

传统手工艺“活”在当代  
加强品牌设计方能走出去

据新华社 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首都博物馆主办的“文化管理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手工艺设计国际高级研修班”10日至13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研修班邀请多名海外专家,就当代手工艺设计的社会角色、中国手工艺如何走出去、手工艺品牌的对外传播等课题进行探讨。

如何让传统手工艺更好地“活”在当代,使现代生活更有文化更有品质,是与会者讨论的焦点。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黄雪莹说,目前,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品与快速发展的节奏渐行渐远。如何发展手工艺的内涵,使手工艺的代表性元素能够适应时代需求,能够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当下许多手工艺从业者共同面对的课题。

点评

在旅游目的地买一些手工艺品,带回来留作纪念或者是馈赠亲友,是许多游客的消费选择。但是,在现实中,能否买到称心如意的手工艺品却不好说。面对满目的商品,由于品牌认知度不强,消费者们无从选择,有时勉强买回来的,怎么看,怎么像是小商品同款,分不清是手工制作还是机器加工。

我国手工艺传承历史悠久,品种多样,不同地方还有各具特色的地方工艺品。但是,一方面品牌理念不足,虽然有特色,但是却无品牌影响力,要么“养在深闺人不识”,要么则是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一些手工艺设计款式过时,不具备当代功能,有的工艺品甚至难以带上飞机火车,自然难觅买家。

手工艺融合了文化和技艺,挖掘手工艺背后的文化价值,方能做好品牌设计。而要让中国手工艺品走出去,品牌影响力不可或缺。

“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兰德华)10月15日、16日,由中国文化院和北京三智文化书院联合主办的主题为“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的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北京三智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董平等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为期两天的交流,是国内顶级规模的阳明学研讨盛会,通过对阳明心学的实践研究,为社会转型、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源泉;通过对阳明心学的弘扬与普及,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为树立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做出努力。

10月12日上午,在论坛举行前夕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许嘉璐表示,本次论坛有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关于阳明心学的学术研讨会。

许嘉璐认为,“没有文化的建设是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所以在社会的转型期,人的思想也应从利益上转出来,转到爱和良知。我们在街道上,在房檐下,在人的心里。我们该用王阳明“简约明白”的方法给百姓把这些道理讲清楚。

他认为,王阳明的学说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之大成,面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阳明心学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

甘肃一位退休干部执着 20 载拍摄完成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大会师》——

用长征精神讲述  
会师史诗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沈尧伊 绘制



电影《大会师》海报

本报记者 康劲

“真没想到,电影拍得这么好,感谢你们为长征胜利8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不久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会师》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欧阳淞在看过影片后,紧紧握住影片出品人李义的手赞叹不已。

《大会师》是一部以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题材的史诗电影。影片通过全景式的宏观视角和生动的叙事手法,不仅清晰再现了波澜壮阔、血火硝烟的艰苦征程,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和中国工农红军曲折成长的历史陈因。

影片首映后,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李国权说:“这部影片充分展现了红军战士的伟大信念、钢铁意志和革命情怀,真诚表达了弘扬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呼唤。”

面对来自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作为影片出品人,64岁的退休干部李义却是心绪难平。在《大会师》拍摄完成、即将上映的背后,是他20年来执着顽强的努力……

“红军长征,人类奇迹!”在组织编写有关电影《大会师》的宣传资料时,李义坚持要将这句话写在最前面。然而,剧组的工作人员知道,作为耆老之年的退休干部,他所创造的或

许也是一部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艰难起步,一步一步留心酸

10月9日晚上,电影《大会师》在会宁县城举行首次露天公映。在当天的汉唐街民俗演艺广场上,骤然而至的低温天气,丝毫抵挡不住老区人民观看电影的热情,电影结束,依然人头攒动,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去。

但在此时此刻,面对乡亲们热情点赞和一致好评,作为剧组的工作人员们却有着另一种心情。年轻的王娜,从今年2月起就走进了剧组,作为这部影片摄制的亲历者,她在一段感言中写道:“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小字辈的参与者,高兴不起来,欢乐不起来,只有眼泪和心酸……”

从走进剧组开始,王娜就开始负责一项特殊的工作,为李义保存各种借款单和借款合同。

从去年拉起“队伍”筹拍开始,李义就在不断的寻找借款中度日。

6月18日,《大会师》200多位演职人员转场到甘肃会宁,马匹、道具、服装、器材等等全部准备就绪,但是剧组又一次没钱了,面临着断粮、断炊。

辗转一夜没睡的李义,上午7点在手机上给所有认识的人发了一则长长的短信——“老同学、老朋友,早上好,心情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会师》,5月6日开机,已完成浙江横店影视城拍摄,昨天转场甘肃境内,为了家乡,为了红色,为了实现一个梦,我竭尽全力做了这件事。遇到重重困难不说,需用资金。希望助一臂之力。……见笑。”

有许多同学、朋友用“看碎了心”来回回忆到短信时的心情。

有一位领导打来电话劝他:“不要拍了行吗?这么大投入,我怕您老人家拍不成电影,把自己累垮了。”

“当年,二万五千里的艰辛没有拖垮长征的红军。”李义用自己的真诚感动了同学、朋友,感动了每一个接触到《大会师》拍摄制作的人。

或许是天随人愿,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会师》拍摄进度至此堪称“一路畅达”。

20 年酝酿,一年一年拼毅力

仅半年多时间,《大会师》便横空出世,令

人震撼。但是背后,却是李义从青春到暮年、20多年的筹划和酝酿。

会宁县,隶属于甘肃省白银市,位于甘肃省中部。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这里胜利会师,会宁由此闻名中外。

1993年春,李义开始在会宁县桃花山新区担任主任,靠着1万元的开办启动资金和借调来的2个人,3辆自行车在当地搞扶贫开发。

“我们都有家乡情结,更有很深的红色情结。”在李义的努力下,到1996年当地陆续建起了会师楼、会师塔、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纪念馆、红军碑林等一批红色纪念设施。在筹办纪念长征60周年活动中,李义走访拜见了上千名当年依然健在的老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后代,在收集整理红军会师的故事中,他心中的红色情结越发深厚。

李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会宁,是中国工农红军破天荒的形成,一个拳头,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发祥之地;是中国革命由大江南北转向黄土高原的转折之地;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最后实现统一、团结、共进的核心之地;是中华民族长久聚集起的精神力量喷薄而出的爆发之地……”

“应该用一部史诗性的电影,再现当年胜利会师的场面。”这样的想法和情结一经产生,就在李义的心里扎下了根。

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李义的工作岗位,从桃花山新区变动到会宁县政府,再到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白银市政协,直至从白银市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他始终痴心不改,下定决心要把红军长征会师的历史画面搬上银幕。退休后,他更是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会师历史的挖掘整理之中。几年时间,脑海中仿佛装下了红军会师的“百科全书”。

但是,对于一生从事行政管理的退休干部来说,要拍电影,还要拍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其跨度之大、筹备之难,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有人甚至劝他,“甘肃一年拍二三十部电影,能够正式上映的仅有一、两部,而且也很难在省内找到合适的编剧、导演,你老李要拍红色大片,凭什么?”

李义回答,“我就要用长征精神拍一部长征大片,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为了摸清电影拍摄、制作的门道,李义学着制作了几部低成本的电影,摸索着制片、导

演、剧本、演员、布景等等环节如何运作。

还在2003年,李义就启动了剧本创作,邀请编剧最终完成了60多万字的脚本,之后的10多年里进行了反复修改,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搁浅。2015年,李义又找到原兰州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雷献和重新撰写剧本,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著名导演安澜执导,组建新的拍摄团队。

李义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社会各方的支持和鼓励,使《大会师》终于站在高起点上开始了“新长征”。

精心打磨,一幕一幕感染你

“历史需要尊重,更需要尊严”,李义用自己20多年的执着与艰辛,要为长征的胜利会师献上时代的尊严。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注定不会是一部小制作。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精心打磨出完美的镜头和画面,住廉价旅社、吃盒饭的李义,为了影片拍摄的需要,却极度慷慨。从山西订购了军马、越野车、枪械等专业道具,奔波在甘肃的会宁、庆阳、平凉等外景地,从浙江横店邀请了200多位专业的群众演员租专车带到会宁,一套当年的军装制作可能只要一、两百元,但租金却要500多元,但为了历史细节的准确,李义一向向剧组追加预算慷慨支付,一面又转身掏出电话四处化缘、举债。



电影《大会师》剧照

视线

南昌古玩城,为何“门可罗雀”?

本报记者 卢翔  
实习生 罗楠

在千年古塔绳金塔的东侧,坐落着南昌古玩城,这一地区早在唐代就形成了以绳金塔为中心的古玩市场,进入新世纪后更是得到了数亿元的投资建设。然而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情却并没有为古玩城带来“人山人海”,在天气依旧燥热的南昌,古玩市场却早早的进入了寒冬。

国庆过后,记者走访了站前西路的南昌古玩城,与人满为患的绳金塔为邻,古玩城却显得格外的冷清。街边长长的一条古玩地边摊,除了断断续续的有几个行人路过,几乎没有有人驻足交谈。腾王楼是古玩城的主要交易市场,进入崭新气派的楼内,各类店铺一应俱全,各种古玩琳琅满目,却鲜有顾客光顾。

出了腾王楼,进入正在举办的南昌古玩博览会主会场,大大小小的摊位挤得满满当当。“因为没人来,我们闲着也无聊,就把各自的东拿出互相观摩,喜欢了就交换,也算是苦中作乐吧。”一位售卖玉器的女摊主无奈诉说着,一单生意都没有成交,每天摊位费20元,再加上吃住消费,几乎每天都在亏钱。

武警部队野战文化小分队赴青海高原巡演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武伟安)强军目标照航程,金鞭滩上奏凯歌。近日,武警部队野战文化小分队带着对青海高原官兵的深情厚谊,来到武警青海总队海北藏族自治州支队,为全体官兵献上了一道主题性、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文化巡演大餐。

载歌载舞齐欢腾,欢声笑语洒军营。一首慷慨激昂的《拉练歌》拉开了巡演序幕。小品《反恐行动》《临时哨位》《另一面》和相声《逗弯儿》等11个精心编排的作品都取材于基层官兵、紧贴部队生活,展现建设新貌,让官兵在浓厚的战友友情和兄弟爱中体味军旅,表演风趣幽默、思想鲜明,博得官兵的阵阵掌声。演出在合唱《时刻准备上战场》中落下帷幕。

第十届“书香泉州”全民读书月启动

本报讯 第十届“书香泉州”全民读书月启动仪式于10月11日上午在泉州西湖公园刺桐阁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市文广新局、市教育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省新华发行集团泉州分公司、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文体新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由泉州市出版发行协会、市各大中型图书发行单位、各县(市、区)文体新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台投区文体局承办,并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泉州书刊发行站、泉州西湖书坊协办。

活动仪式上,举行“第二届全国、全省‘书香之家’泉州书家获奖家庭表彰授牌仪式”和“2014-2015年度泉州市双优诚信书店和出版发行工作先进个人表彰仪式”。

(傅乔成 林新达)

言论

桑海

流行乐坛里的文学大师

这几天接连发生了两件音乐与文学跨界的大事:华语流行音乐的“词坛泰斗”庄奴先生去世,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么多隽永的歌词都是出自这位资深才子的妙笔;美国著名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爆出冷门,击败村上春树、阿多尼斯等热门候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研究者关注摇滚乐已不新鲜,北大谢冕教授把崔健的《一无所有》选进了《中国百年诗歌经典》,复旦陈思和教授更是在教材里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分析这首歌,并称赞崔健为中国“首席摇滚诗人”。但在努力提升摇滚歌词地位的同时,陈思和教授也把它与流行歌曲做了切割:流行音乐是“媚俗的商业文化类型”,还就大众的兴趣,因而“必然不可能含有太多独特的及创造性的内容”;而摇滚乐则是“对流行音乐的叛逆”。

曾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音乐,似难登文学大雅之堂,但其实流行音乐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说不清的家务事。国风乐府是当时的民间小调,后来都成为文学的最高典范。宋词和今天的流行音乐最为相似,柳永的词甚至传唱到西夏和高丽的街头巷尾,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流行音乐中当然充斥着大量俗劣之作,但其中自有绝妙好词,在黄莺的《沧海一声笑》,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还有李宗盛、林夕、方文山等人的佳作面前,当代诗人们也未必很有底气。这些人真可以称得上流行乐坛里的文学大师。

庄奴先生显然是这个最强阵容中的一员,但入选的理由绝不是他的词捧红了邓丽君。尽管流行音乐是以商业成败论英雄,但一首歌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文思流芳,还是要看其艺术价值。邓丽君与庄奴的相互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二人在气质上有些共通之处。庄奴先生的词作看无非是吟风弄月、花花草草,但却得诗经比兴之深义,其格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不脱人间的烟火气。他的歌词短小质朴,有着内在的韵味感,回环往复,朗朗上口。李清照曾嘲笑苏东坡不懂音律,填词“有其名而无其实,淘非当行本色”,庄奴就算得上“当行本色”的词人。歌词是人格的表达,从根本上说,庄奴先生歌词还是胜在意境和品格。《小城故事》里的那句“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其实也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他身处流行乐坛,却没去过舞厅夜总会,一生淡泊名利,安守清贫,认为“做人做得好是本然,作品写得好是恰巧”。笔名“庄奴”即佃户,他立志用笔为他人服务,“佃户用的是犁铧,我用的是笔耕”。晚年的他更以“慈悲为怀”自勉,创作了不少意境迥异于前的佛教歌曲。他说:“写流行歌是用平常心,写佛经歌词则是用‘佛心’看世界,很多时候都是有感而发。”庄奴词作中的创造性和个性,不是陈思和教授用“媚俗的商业文化”可以抹煞的。

鲍勃·迪伦和庄奴等音乐人,已渐渐得到文学界和公众的认可,这对“词人”应该是一种鞭策,因为这些作品不只是一种技艺,也可能成为影响世道人心的严肃诗篇。我们在欣赏歌曲的时候,或许也该在歌词上多下一点功夫,在旋律之外寻找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诗意。